

古希腊斯巴达体育思想研究

李牧

(哈尔滨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斯巴达是一个城邦国家, 在希腊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同时为考察希腊体育的诞生提供了思想线索。吕库古的政治改革, 使体育成为斯巴达教育的全部内容, 使培养士兵这项改革措施以法律的形式存在。从荣誉、勇敢、坚韧和纪律的精神品质中发掘斯巴达体育思想的存在, 其体育思想是培养和塑造具有完美身体的人, 并证明人理性的思考诞生于野性的规则之中。斯巴达体育是个特例, 同时也是希腊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思想值得探究和溯源。

关键词: 体育史; 古希腊; 斯巴达; 吕库古; 军事教育

中图分类号: G81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3)03-0121-04

A study of the sports ideology of ancient Greek Spartans

LI Mu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Sparta was a city-state, having an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Greece, and providing a thinking clue for examining the birth of Greek sport. The political reform of Lycurgus made sport become the totality of Spartan education, enabled such a reform measure as soldier training to exist in the form of law. Examining Spartan sport, must probed into the existence of sports ideology from such spiritual qualities as honor, bravery, toughness and discipline. The sports ideology of Spartans was to cultivate and shape people having a perfect body, and to prove that people's rational thinking was born in wild rules. Spartan sport is an exception, also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part of Greek sport; its ideology is worthy of exploration and tracing.

Key words: sport history; ancient Greece; Spartan; Lycurgus; military education

雅典在希腊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另一个能与之匹敌的城邦就是斯巴达。一个神秘而伟大的城邦, 当斯巴达显示出强大的时候, 《荷马史诗》对于雅典还没有过多的提及。可是, 特洛伊战争却是为了斯巴达女子海伦而征调了希腊的 10 万大军, 使得特洛伊成为西方文明废墟的中心。此时, 斯巴达成为仅次于迈锡尼的重要力量, 国王墨涅拉俄斯说: “因他渴望报仇, 比谁都心切: 为了海伦, 他们承受了战争的悲苦和磨难。”^[1]特洛伊战争成为凝结希腊人集体意识的一次重要事件, 斯巴达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我们在探寻希腊体育的时候, 斯巴达的事例应该更具有说服力, 因为奥林匹亚就座落于伯罗奔尼撒半岛, 而且斯巴达是古奥林匹克运动的 3 个创始国之一, 时间在久远的公元前 884 年^[2], 比有史料记载的公元前 776

年, 早了一个多世纪。虽然古希腊体育的起源不是在斯巴达, 因为荷马已经告诉我们英雄时代的人和神都共同参与体育竞技。但是, 要彻底考察古希腊体育, 斯巴达将会提供重要的线索, 因为在希腊的文化史中, 斯巴达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1 斯巴达体育思想的内涵

在荷马的诗篇中, 记录了希腊战争、祭祀和休闲中的体育形式, 斯巴达人无疑认真继承下了先民的衣钵, 将此种能力发展到极致。斯巴达体育的诞生是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的必然结果, 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斯巴达体育的普遍思想。斯巴达的体育思想乃是适应复杂民族生存而不断努力的结果, 其思想精髓就是保护城邦的法宝: 健硕的身体、强大的勇力、坚强的意

志、团结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男子气概和肉体盾牌能够保护城邦免受伤害。

1.1 人性的欲求

对于斯巴达人的考察,我们必须回到最为原始的状态中,把握他们对生活的理解。斯巴达在几百年的兴衰史中,没能产生出艺术、哲学、文学和戏剧,思想上单薄的他们,却锻炼出异常发达和健壮的身体,这是在残酷生存竞争中原始人的真实状态。“人性事实,就在于要求承认,敢于战斗、冒险,敢于置生命于不顾”^[5]。人一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后,就必须以最高贵的形式证明他的存在。人起源于不断竞争的生存压力中,竞争反映出至少两个以上存在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具有相似性,同时也都希望将这种相似变成对立的差距,有差距之间的对峙才能形成两极化,就是尼采所说的“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事实上,强权和征服在民族形成初期占有决定的地位,以多利安人为主体的希腊人,就是驱逐了亚该亚人才获得这片土地的统治权。

在狭小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短时间内涌入了大量的多利安部族,它们星罗棋布以最小的形式建立起自己的城邦国家,领土、资源和生存空间争夺频繁。而人无休止的占有欲(这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又催生出统治的欲望,当希腊人完成对其他民族的驱赶后,斯巴达人率先作出了奴役自己同胞的决定。“如果没有这种为了纯荣誉的生死斗争,也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事实上,只有与针对另一个欲望的一个欲望,即最终说来——一种承认欲望相关,人的存在才能形成”^[6]。斯巴达人在这种关系中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因欲望带来的荣誉,使民族精神成为了希腊的标志之一。

斯巴达将征服作为荣誉的象征,因为荣誉可以凝结这个民族的心灵,使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和志向,不至于瓦解在自己内部的纷繁斗争中。斯巴达人不追求生活的繁华和创建,回到先祖的生活状态中,这种兵营生活在今后其他民族中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斯巴达所表露的这种状态,是可以事先知道的,表现出了人性中最真实的欲望,即求生的欲望,并将这种欲望贯彻到生活的内容中。

1.2 希腊的精神

希腊人在一个混沌黑暗的世界中,用理性的光辉创建起了一个新世界,当文明的曙光来临后,西方历史将它纳入其中。“面向更高的生存是希腊的理想。有一个人所周知的希腊词 arete,大意是:卓越。后世也把它译作‘品德’、‘德性’。……卓越带来荣耀”^[5]。荣誉是集体和城邦的荣誉,而个人荣誉必须归属于城邦,只有城邦才能带给公民德性的生活。“在斯巴达看

见严格的抽象的德性——人民的生活和生命都贡献给了国家。对于个性的活泼和自由,都不加以理会”^[6]。公民已经将个体的自由交给了城邦,只求获得城邦在公共事务中的自由。

斯巴达的这种自由精神,与其他城邦的公民自由不同,但最终都是为了获得人生自由,只是斯巴达人的自由更为抽象,让人感觉不到自由的意义。在黑暗荒蛮的世界中,道德和怜悯只能象征着弱小,于是斯巴达选择了强权和征伐,并使这种强权制度化成为一种法律。这种全民皆兵本身并不是武力的炫耀,只是遇到了压力和反抗后的崛起,于是一个新的制度产生了,在分崩离析的世界建立起了秩序。在希腊,除了理性的精神之外,也发现了来自人性的野蛮,这种野蛮可以理解为身体的自然。人类从远古走来就一直是以这种状态出现着,只是文明的生活使身体更为静态,而斯巴达只是人类身体动态的一次回归或反抗。

希腊世界的多样性,使得人世界的很多制度都能找到原形,斯巴达人对于身体锻炼不是盲目的、随意的,而是实在的为了生存,因为身体是任何事物的基础。希腊人首先意识到了这一点,斯巴达人却将这种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它创造着生存的勇敢和荣誉。斯巴达人把身体自然当成理性,围绕着身体,精神的现实只能透过身体感知,这是一种高尚的生命哲学,当希腊的哲学之路还未开始时,斯巴达人用行动来诠释着生命哲学的意义。希腊精神的标志是理性的创建,精神的理性来自现实的躯体,因为神灵最爱好的事情,也是体育竞技、战争武力、好勇斗狠,就如孩童时期的人类,在生命成长期表现出来的天真、活泼和好动。斯巴达人将希腊精神诠释为身体健硕的男孩,理性诞生于这种崭新的力量中。

1.3 荣誉的勇敢

“过客啊!去,告诉斯巴达人。我们是遵从法律长眠在这里的。”这是诗人西摩尼得斯为在温泉关战役中殉难者而作的墓志铭。讲述了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三百勇士在温泉关抗击波斯侵略者,最后全部阵亡的故事。时间永远定格在了公元前480年,他们的事迹鼓舞着所有希腊人,随后在普拉提亚的波斯人彻底败亡了。这样的民族精神让所有敌人都感到后怕,因为,在肉体的对决中勇敢和力量决定着胜败,而斯巴达人认为在战场上牺牲才是光荣的事情。斯巴达人对于荣誉的追求到了痴迷的地步,使得战争的车轮不停地向前碾压着。“对于勇敢的培养,古希腊人通过体育去培养人的勇敢,勇敢是一种品质,它不是鲁莽、怯懦、无知和激情的勇敢,而是一种高尚的德行”^[7]。斯巴达人就是将勇敢化作城邦生存的唯一标准,任何

人只有在战场上勇敢面对死亡才能够得到尊敬。

在公元前546年，斯巴达和阿尔哥斯各三百勇士对决的战斗中，斯巴达唯一幸存者欧特律阿戴斯在战场上将敌人的甲冑堆砌成纪念碑后，耻于返回斯巴达就在战场上自杀了。人们无法理解斯巴达人对于生命的理解和荣誉的追求，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温泉关有两位士兵患了眼疾，其中一个名叫阿里斯托德摩斯，他返回斯巴达后人们对他报以冷漠和蔑视，称他为“战栗者”（一个羞辱的词汇）。在这座英雄的城市，任何微小的怯懦都会被无限放大。色诺芬在《斯巴达政制》中谈到：“毕竟，胆怯导致了这样耻辱的下场，只能说明死亡远胜于活在羞耻和毁谤之中。”最后，这名“战栗者”在普拉提亚跳进波斯人的阵营中，像斯巴达人那样战死了，人们看到他像英雄般地倒下，同意为他的名誉平反。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422年，雅典和斯巴达在安菲波里斯附近激战，雅典损失约600人，斯巴达仅战死7人，双方的两位主将斯巴达的伯拉西达和雅典的克里昂都战死了。伯拉西达的母亲阿尔吉列欧尼斯问道：“我的儿子是否对得起斯巴达人的光荣称号？”回答是：“他是死去战士中最勇敢的一位。”母亲却说到：“我的儿子是个不错的男人，但是，在斯巴达很多人要强过他。”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斯巴达人对于战争的淡漠和对于荣誉的崇尚，事实上，安菲波里斯人给予伯拉西达极大的荣誉，尊崇他为开拓者。从这几个斯巴达人勇敢参战的例子，不仅让我们对于斯巴达人的想法匪夷所思，同时也让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在这样对于荣誉追求的勇敢者面前，斯巴达的确可以赢得陆战霸主的称号。

1.4 强健的风尚

居鲁士曾经问到：“告诉我，斯巴达人是谁？”一个爱奥尼亚的随从回答到：“海伦的故乡。”居鲁士才恍然醒悟，这个历史上最著名的美女与这些陌生的战士联系在一起，这让处在世界文明中心的人也感觉有些孤陋寡闻。斯巴达的男人和女人，平时都喜爱裸体竞技，战争时斯巴达的男人蓄着长发，披着猩红大氅，身着甲冑，手持重盾和长矛。战争成为了他们闲暇的时光，因为可以不进行体育训练，斯巴达人是一群特殊的勇士，他们刚毅、勇敢、冷酷、健壮，活力四射。他们经过一代代的训练和基因传承，个个结实、粗壮和坚韧，并且盛行着苦行主义，富人和穷人都一样地生活和训练。这一运动风尚从英雄时代就已经流传开来，只不过现代更为制度化，因为人们开始在运动中祭祀神圣的宙斯。

“斯巴达人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练身场，他们

通过跳跃、赛跑、掷铁饼，把自己的肌肉练得又强壮又柔韧，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练成最结实、轻灵、健美”^[9]。为了锻造完美的种族，延续优良的基因，必须首先训练自己的身体。并且，这种制度得到其他城邦的认可，斯巴达首先成为希腊的“留学”之地。色诺芬的两个儿子就在斯巴达接受教育，称做“养子”，这些养子成年后不享受公民的权利。所有的锻炼都是在成年人的指导下进行，训练场中没有旁观者，每一个人都要有足够运动量的训练。体育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是一种德性的生活方式，斯巴达人把这种德性的生活推向极致，身体的发展和训练是如此的完美，以至，在人类历史再也找不到第2个例子。

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大致发生在公元前730—710年，这是一次多利安人对多利安人的殖民运动。“奥林匹亚就在美塞尼亚之北，从其建立(公元前776年)到公元前736年，赛会胜利者名单中有七个美塞尼亚人”^[9]。之后，美塞尼亚人就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中消失了，变成了斯巴达的奴隶没有了自由的权利。而公元前720年，斯巴达胜利者第1次出现，“到公元前576年，奥林匹克竞技会的81位优胜者中，斯巴达人占46位。在竞技场赛跑的36位优胜者中，斯巴达人占21位”^[10]。这一数据表明，斯巴达人占据了大约有记录的胜利者一半左右的人数。“据统计从公元前548年至公元前5世纪末，斯巴达人共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获得12次驯马战车赛冠军”^[11]。斯巴达赢得了希腊世界的尊敬，当勇敢是单一的评价标准时，斯巴达人是成功的。

2 体育成为斯巴达教育的全部内容

在斯巴达，人们的生活就是围绕着教育展开的，并且教育是城邦的事务，不允许私人教育的存在，教育的内容也全部都是体育。“斯巴达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敏锐的智力和积累的知识，而是培养纪律性、顽强的毅力和必胜的战斗信念。不断地接受服从权威的教育和严厉的处罚使斯巴达人养成了纪律性”^[12]。因为在战斗方阵中，手中的盾牌需要保护同伴的右侧身体，一个人的退缩可能导致整个队形的瓦解。他们需要在教育中灌输一种勇敢精神，在希腊称为“andreia”，即：雄劲，男子气概。

孩子跟随父母生活到7岁，7岁前男孩可以跟随父亲去公餐俱乐部，这就是最初的教育，父辈的艰苦、品德和言行将深深影响孩子的成长。7岁后，男孩会永远离开家，在最严密组织系统编成的“队”中生活，接受城邦严酷、强制和集体训练，这种系统训练称为“够格者”(agoge)，即提高性培养。大家会在相同的

规定下进行训练、运动和游戏,这种儿童训练营的生活一直到18岁,并且在年长人的监管下生活。12岁以后不许穿内衣,并接受另一青年成年战士的训练,此人作为他的同性情人,年长者称为“鼓舞者”,年少者称为“倾听者”,这样就形成了斯巴达最小,也是最稳固的战斗单位。

到了16岁后,男孩们才有机会参观男人的聚餐,但不能直接参与,只是提前让男孩感受这种就餐的荣誉。“够格者”训练一直要持续到18岁,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人将组成一支秘密行动队“克里普提”,即敢死队,每人仅带一把匕首,任务是刺杀“希洛人”来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成年战士。到20岁时,他们需要接受“公共帐篷”挑选,这是他们进入军事化生活方式的唯一渠道,选拔充满了竞赛,只要有一票反对就将无法进入。

当这些20岁的青年已经训练得足够冷酷、嗜血和自信时,他们将接受城邦最高荣誉的结业考试“希帕格瑞忒斯”,意思是:骏马指挥官,每次只有3个人获得这项荣誉。“这个头衔赋予他以提名的权利,每人能够提名一百位同伴加入‘希皮斯’,这是一支由三百名精英分子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指挥方式和其他军事单位的管理模式完全不同,他们将在战线中间,充当指挥官国王的贴身护卫”^[13]。只有到了30岁,斯巴达人才能成为一位公民,可以担任公职,享有自己的土地和财务,并且可以结婚,但是必须在兵营集体生活到60岁。我们不仅要佩服斯巴达人对于教育的缜密安排和高效的行动能力,在城邦的设计下每一位斯巴达人都是这部强大战争机器的一个精美部件。

谈论古希腊,人们无法回避斯巴达的光辉,一个士兵国家所带给希腊的无穷无尽的荣誉和勇气。斯巴达人无情地遏制和消灭了多样、开明的文化,把它的公民变成训练有素的士兵,培养职业军队的团队精神。“斯巴达的意义就在于进入文明阶段的人类,竟然有能力使用‘文明’的手段——法律,最大限度保留了大自然对人类基本能力的培养,从而使进入城邦社会的斯巴达人保持着野性和力量”^[14]。虽然在某些方面看似野蛮和残酷,但是这种粗俗却最大限度地用战争和体育的手段,保护着生命的本能和冲动,使得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断裂不致来得太突然。当希腊体育诞生时,其文明里程中也创建起一个教育的国度,这个国

度以体育为手段,锻炼着公民的身体和意志,培养着最为健康、真实和自然的人。斯巴达人是一个特例,他们以体育规范着生活,并寻找到了回归生命本质的路径。体育的意义就在于保留这种自然的体验,它是野性和强健的,是超越文化的存在。斯巴达无疑树立起另一种榜样、范式和楷模,让野性的行为化约为理性的规则,将生存的形式转换为法律的约束,斯巴达人的偶然政见却成为体育文化溯源的原点。

参考文献:

- [1] 荷马.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M]. 陈中梅,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44.
- [2] 塞莫斯·古里奥尼斯. 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M]. 沈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2.
- [3] 汪民安. 尼采与身体[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1.
- [4] 亚力山大·科耶夫. 黑格尔导读(代序)[M]. 姜志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8.
- [5] 汉密尔顿. 希腊精神[M]. 葛海滨,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2.
- [6]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244.
- [7] 刘欣然,邱祖建,黄玲. 是城邦给了我生命:对古希腊城邦体育运动的文化研究[J]. 体育学刊,2010,17(10):37-42.
- [8] 丹纳. 艺术哲学[M]. 彭笑远,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15.
- [9] 奥斯温·默里. 早期希腊[M]. 2版. 晏绍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55.
- [10] 瓦诺耶克.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及古希腊罗马的体育运动[M]. 徐家顺,译. 天津:白花文艺出版社,2005:18.
- [11] 祝宏俊. 斯巴达的王政及其特征[J]. 历史研究,2009(3):181-189.
- [12] 肯尼思·约翰·弗里曼. 希腊的学校[M]. 朱镜人,译.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17.
- [13] 汤姆·霍兰. 波斯战火: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M]. 于润生,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79.
- [14] 李力研. 卢梭的抗议——体育克服人类缺陷的哲学线索(上)[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5,20(3):1-6.